

書圖
50

長春新華書局刊行



第一號女漢奸

驢婆陳璧君之醜事



「偽主席」夫人在陳璧君，居然也以「中央執行委員」的頭銜擠在「要人」之列，像煞有介事地忙得不亦樂乎。不過多餘的日子，是在上海法公寓。

未知是璧君的爺娘荷生作了什麼孽呢？或是她有意跟她的哥哥陳嘉庚搗蛋，要出出姓陳的醜？不肯掩其意，硬要死出風頭，自命謂「前進」的女革命家。

所可惜的，她竟不拿鏡子照一照她自己額角頭上的電車軌道，而是怕死地還要天天打着女性荷爾蒙以求長生不老，企圖做個現代武則天，可笑。

除了注射補針之外，據說陳璧君竟還老騷騷動地，天天須打「橡皮針」呢？

注射女性荷爾蒙的這注生意，她是作成上海規模最大的醫院醫院院長湯子翰的，提起湯子翰這名字上海人本來是很陌生，自從他娶陳雲英做老婆之後，於是這位「名醫」亦就像電影明星一樣的響亮起來，被人注意起來了，然而，據一般人的傳說，湯子翰也是個「問題」人物。

只要「主席」娘駕到，湯子翰就手忙腳亂地親自接駕，動手，唯恐不够殷勤。本來像他這麼的「名醫」架子，這種注射針劑的手術，祇需看護實施就可以了，勿必有勞自己。

某年某月某日，陳雲英見到有份小報上有篇提起她往事的文章發表，讀了之後，啼哭得在席旁思胡胡大滾大跳，氣得死去活來，後來幸虧還是湯子翰機警，提示了她一個報復方法之後，陳雲英也認為滿意地笑了起來。

隔日，陳璧君照常地又來打針了。

湯子翰將某小報的那一篇有關於他愛妻的文章指定璧君一看，並要求她設法懲戒。陳璧君滿口答應，這點小事，真也不要放在心上，當場顯顏色給你看。

一個電話，將她的「過房兒子」林柏生叫來，罵得他一個狗血噴頭，質備他當「宣傳部長」當昏

，弄得林柏生丈二和尚摸不辯頭腦。等到事情弄明白，真稱大白開來，唔！原來是這麼地一點兒的小事，何必如此大發雷霆呢？未免小題大做，但是，林「部長」有什麼話好說的，只得「是，是，是」的「救命」辦理。

這裏受屈，總得到那兒去出氣的，不然難免有「國憤」之嫌。林柏生一腔字的牛勁趕到「宣傳部內辦事處」，咆哮如虎地大大地把「處長」痛罵了一頓，總算出了一口報復的烏氣。

倒霉來，倒霉去，倒來倒去還是不能倒在這份小報頭上，一道「命令」接到，「停刊大吉」，嗷氣關照。

原來偽「國民政府」的這些「黨國要人」，「達官貴人」，幹得就是如此這般的正經事而已，真阿彌陀佛，罪過，罪過！

附選 莫國康淫事

莫國康，粵人，爲莫秀英姪女。年逾花信，身材嬌小。其人能言善辯，純屬女政客派頭。陳逆公博與之精識頗早，初寓恩園路之田莊。莫於近年來，炙手可熱，僞自奔走門下仰承鼻息者屢屢甚多。陳之左右紅人如呂琪等，大都爲其結拜姊妹。有人見其名片，則頭銜赫然爲「立法委員」也！平時與陳同車往還京滬，月必啟程。路局人員，早爲齒冷。前年領得鉅款，曾在滬上出版「地方行政月刊」多期，目的所在無非假此斂財而已！三年前，莫由前某「督察長」之介，移居西愛咸斯路某鎮宅，起居豪華，不可一世之概。陳每天公餘，輒就憩其間，縱情作樂。凡與陳莫相接近者，皆知莫國康口中之一「關水手」，即係陳公博，堅爲嗜酒貪歡而起之綽號云。

莫國康是陳逆公博的外室，但陳逆不能一天到晚纏綿周旋。她便另發展，私蓄匪首數人，而惡是陳逆身邊的紅人，李時雨，呂琪……等一群。

有一個時期，陳公博想將莫國康推給李時雨，結果搞不了，而李時雨却弄了個關係，愈爬愈高。

李時雨出身小餘事，却做起什麼司法處長，防犯科長來，其實自己就是一個防不勝防的人物。亂世必出妖孽，莫國康之流，更是盤絲洞的妖精！

莫國康是怎樣與陳公博勾搭上的！

陳逆在日本米子被逮後，被我空軍同時發現的，有女性一人，這是莫國康，提起這人，就使人好笑，在被逮之前二個月，莫居然是「汪記政府」下的「委員」，沒有什麼惡籍祇是與陳逆公博一只「根」而已，所以很有一部份人笑稱莫為「妍頭委員」！

由於無學無術，莫國康靠了陳逆，作威作福過一陣，她是什麼東西，請看：

莫國康出身是體育教員，身胚相當結棍，「風頭主義」下，賣身投「靠」過當時南京不倫不類的「青年訓練班」裏，做起教練來，說句老話，真叫「有核千里來相會」，莫國康作夢也想不到，居然「么，二，三，」，「么，二，三，」的帶着一大堆「么，二，三，」來，這便是陳逆，當時陳正一面死為「主子」盡心，青年訓練，也要他亂一脚，於是發現了似狼之之的莫國康，胸脯高，身體結實，陳公博在當時畢竟是堆大丹佬，莫豈不另眼相看，看了一陣，終算雙方如願，兩堆臭矢，糾纏到一堆上去。

陳逆自遭莫逆佔住，死心塌地，橫豎當時汪記是商店，「委員」多似牛毛，莫國康居然有了「委員」頭銜，這個「委員」非比尋常，什活猴的統統之洞，豈可得罪？於是花果山大小子孫，紛紛目之如「皇太后」一般侍奉，於是莫逆更窮形盡相起來。

莫逆雖然有「一委」，但除「妍頭訓練班」她能勝任外，更有什麼可以做？自知不勝，於有弄出了她的兄弟寶良莫雅康來，由潘帶上關係，一升二升，升到了「清鄉封鎖管理處處長」肥缺，魚肉鄉民，無所不用其極，內仗其姊外仗其「勢」居然為總做官，於是天下不安！

但，莫國康畢竟野心不泯，「委員」還不够勁，在陳公博「勢頭」下，扭了幾扭，鬧了幾鬧，居然出版起雜誌來，這真是當時出版界上的一頁臭史，她出的書是「地方行政」，一本月刊。

陳逆是無縫不鑽的東西，竟又乘「市」上海時，與不知恥羞的交際花馬二小姐攪了起來，一天比一天熱烈了汽車，大菜，名貴珍飾之後，馬二小姐又佔到陳逆「勢頭」，儼然以妍婦自居，莫國康得如此一消息，那還了得？專到上海，以大妍婦的資格，大吵大鬧，尋死作活，撞天碰地，頭髮折散，鬚逆在此情形之下，活猴也有皮，於是討饒，作揖，東西「一官」，老無形分定，莫逆有專歷史及手

「假借工，居然仍舊把陳逆公博，拉回自己椅子帶上來。」
莫逆管束陳逆之嚴，絕代無此禁例，陳逆的大老婆，此次想在陳逆逃往日本時，疑狗隨狗，莫逆困康，竟然不准，可見其寵喜之一班了。

淫蕩之女漢奸

詹芳子之穢事

女漢奸交際花詹芳子的「醜聞」，「醜史」真是多得不可勝數，比之什麼藍妮，王文燭之流，實有過之無不及，與她有過來往的人總可厥肉恩大開方便之門，自學生時代到現在始終是過她「荒淫無恥」的生活，她的大胆作風確是天下第一號的「寶貝」。

她的父親詹逆紀風過去在上海律師界中，著名的「惡棍」。芳子在十六七歲時，便時常與情人在外「幽會」，她的父親不去管束女兒，時時乘機去捉姦，大敵其「竹槓」，因此受害的人不知多少，在法記「偽」政權攫取上海租界法院時，詹逆紀風自告奮勇，拉人才，做計劃，以接收法院的「首領」，「自居」一而命他的女兒詹芳子四出活動，儘量施展她那特有的「媚」人交際手段，用盡她的「風流醜態」，「偽」司法行政部長李逆聖五，便是她的對象，李逆見了她那花枝招展的形態，對為天人，錢湓項瀾，以美色當前，遂大動腦筋，李果如願以償，獲得詹逆女青，就在國際飯店樓上，真個銷魂了好幾天，詹逆紀風認爲從此有了一手可以爲包辦整個「偽」司法界，時法院雖屬司法行政部範圍，但其時因租界關係，有外交問題牽涉在內，由「織」外交部長褚民誼出任接收委員會委員長，詹逆祇能屈居委員，詹逆遂大爲掃興，而褚逆因詹先已在外招搖過甚，極爲不滿，以致磨擦甚烈，幾至鬧翻，後由李逆從中調解，同時發表詹逆爲「偽」司法部首席參事，詹芳子爲主任科員，父女二人便同在「偽」部供職。

詹女天生麗質，交際手腕又好到極點，可說面面俱到，到南京後不久，整個南京的「新貴」都對

選位「寶貨」碎魂驕倒，丁逆點燃好淫是避避名目的，曾先想盡方法一臂掣，於是由於了幾手下紅人小醜孫逆才一手包辦，（因孫與詹女早已自染）果然詹女者不拒，沒有幾天，就假南京牯嶺路孫逆的公館作爲臨時陽台，丁逆詹女便在這極溫柔鄉裏纏綿了達一星期之久，丁逆目的到達後，便以汽車一輛，鑽戒一枚爲酬，換說一位忠貞女同志鄭小姐與詹女爲同學，以鄭之被丁逆槍決與詹芳子大有關係，其後丁逆爲拉攏敵方要人，便想方叫詹女與敵方大談「親善」，當時炙手可熱的某大佐，就與詹女共唱國際戀愛，熱度非凡！同居於顧昌飯店有一個多月之久，費用全由丁逆特務費中供給，這一段以肉體資敵的極盡丟臉的「醜事」早已膾炙了整個南京人的口裏，這樣下賤東西，可說是千古未聞「賽二爺」那裏及得上她呢！

在外表上看詹女情態，似乎相當文雅大方，其實骨子裏是「騷」「浪」「淫」「蕩」他後來自南京回上海，一班急色的公子哥兒，就向她追逐，終日沉緬在歌舞場中，在最後，突然與一個做金子換機國游起家的奸商「僞」中國工業銀行經理卞帥相春，（朱逆傳泉的外甥女婿）明去暗來，帥本使君有規，交詹女索性棉花，貪財多金，帥又從中勾引，自然投入他的懷抱於是就「捲所有細款，把她原來的丈夫摔掉情奔，去琵琶洲柳樓樓不斷演那粉紅色的綺夢，這種「奸逆」「妖魔」還讓她搬演醜態嗎？

漢奸吳世 余愛珍手段毒辣

余愛珍，爲吳四寶之女人是也。

當吳四寶主持所謂七十六號的時候，權橫殘暴，愛國志士，在其魔掌下慘遭殺害者，真是屈指難計，到底他的一條命，也給日本人暗算了。

現在到了與這大奸巨惡，清算老賬的時候了，照例是不及喪葬。不過吳四寶女人應該例外，他的女人，曾經讀過幾年書，吳四寶本身是個粗人，迷信他的平步登雲，完全得力於內助之資，在七十六號的時候，發號施令大半都是這個女人的事，她天性陰險，眼看救亡志士，身受酷刑的時候，她決不皺一皺眉頭，而有許多傷天害理之事，吳四寶想不到做的，她會替丈夫設計，所以嚴格懲起來，吳四寶女人之奸惡，實在浮於吳四寶之上。

吳四寶死了以後，他的女人，成了上海兩大富孀之一，（一個是李士翠女人）於是有些無恥之徒，想轉她財產命頭的都想從她身傍總念頭着手，這樣一個殺人的女魔，居然有人要在她身上求得一點濕存，真何異從刀頭上取血。但結果余愛珍的身體，是給吳四寶的徒弟桂顯的占據去。

周邦俊 周文璣的狼毒

中西藥房大老板周邦俊，榮任了黑膠上人物之後，黑籍同志倒少一個了，他是個十足老槍，一天到晚在「孤燈」旁邊討生活，這次被捕，來得倉卒，烟泡又不能帶，想必一定要限淚鼻涕直流，懶腰呵吹亦加了。

周邦俊的被捕大家並不覺得意外，他的四行是家目昭彰，囤積西藥，連絡偽敵，單就這二件事，還不夠他受用嗎？可是他還有一件更大的悲惡，是外人所不知道的。周逆女兒周文璣，在從前是有名的東波女推事，而她的東床快婿○○○是地下工作人員，可是偽組織成立後，周文璣出風頭而疑節，因此夫婦之間破裂，而至於離婚。

後來○○○奉命到上海方面來工作，却巧有一天被周文璣碰着，因為她是知道他做秘密工作的，所以暗暗打聽出了他的地址，回家裏向她的老頭子討計策，周邦俊原是箇陰險份子，得此良好報效機會豈肯放過，於是也顧不得往日「快婿」，立刻叫她女兒騙到家裏，一方面親照日本警兵隊，果然不費吹灰之力，幹一件大功勞。據說○○○幾次生活一吃，就此一命嗚呼了。像他們父女的狼毒，天下真也少有，這種人槍斃，難道再請他們吃白米飯？

辣手之 吳明芳勾結敵人

交際花

上海淪陷期中，交際花之藉色相以結納當途「權貴」足以左右其意旨；又返挾其惡勢力，爲人作各種運籌鉅命以詭私囊者，稱三人。其一爲藍妮，與之周旋者，皆執僞府要衝。又其一爲吳明芳。

珍品尤出其下，凡出勾結，或得雙方駐滬之首惡，使「小林」世著，期其「兩首」代夜，一時「羸兵除」密探與通譯之統，奔走門下，奉之為「大河師」。哀哀無告之民，生死仰其一言。其人矧小玲瓏，餘秀，倘有皮相，殊不類其棘手狠心腸者，當局近方寬捕漢奸，除惡務盡，若論當時罪行，蝦屑未必讓入，而群奸落網，吳類在逃，往某某劇團，「上海淪落實錄」不消此角。乃不敢直接其姓氏，制中人稱「芳小」姐焉。

漢奸之妻 李士群妻之風流穢史

「你來了嗎？也有今日！」這是每一座城隍廟內運報司尊神座前的駢語，如今有人移贈這幾天紛紛落網的「漢」字頭，真是得來全不費工夫，却到好處之至，有人說，這一大批漢奸想不到有兩位太太，名單上李士群之妻，本來已經姓了，吳世寶之妻，卍願太太長遠哉！原來，李士群在生之日，視人命如草菅，視己命如泰山，平日可以穿房入戶的親信人員，寥寥可數，其中最信任的要推上海廣告醫生顧麟莪，不論大小毛病，不論在蘇存寧，板要請顧醫生請他多方施針，方才放心，因此，顧麟莪當了他的當年醫藥顧問，三日兩頭，在他公館進出，就此「近水樓台先得月」，李士群之妻，便和顧醫生發生關係了，當李士群炙手可熱之日，外面便有這種不乾不淨閒話沸沸揚揚了，可惜，沒有人敢在李老板面，前作這個情報，直到李士群突然而死，而士群之妻，和顧麟莪，就無所顧忌，得其所哉！本來，李士群有不少學生子，「先生」屍骨未冷，師娘出此不端，都想來一下「替師報仇」，因此既有顧麟莪作李妻保護，又有中儲泰醫醫生開路，大家齊不起心，洗過汰過，那知去年十二月，李門業學生忍無可忍，居然設計把顧麟莪關到杭州去，將他痛痛快快打一頓，還把他「娶緊傢伙」，斬首示衆，一哄而散，直到顧麟莪未婚妻（即李士群之妻）聞聲趕到，早即「已成事實」，只有「捧首」痛哭一場而已，風聲所播，通國皆知，可是，上海報紙，沒有法可以大載特載有一家小型，報，不肯犧牲這樣動人聽聞的好消息，來了一篇「風流醫生被害記」，幾乎擠進憲兵司令部裏去，那知「也有今日」，報紙可以盡情登載，毫無顧忌，李妻坐在牢獄裏，不知作何感想耶？至於吳世寶之妻，手條子格外辣，吃星邪氣狠，曾經轉過兩位小兒科郎中念頭，轉不到，便和自己男人的學生子一

「相格裏」，實行同居之愛，據說，這姓顧的，是白相人，和高阿根一幫開過對台，相當有名氣，白相人年老頭子，第一條大罪，就叫欺師滅祖，如今白相人就氣了，所以「徒弟欺師娘」風行一時！

無恥之女作家

蘓青之附逆行爲

上海淪陷八年之中，狐群狗黨紛紛飛躍，出版界尤見牛鬼蛇神之衆，論最醜怪而且最臭的，一共出了兩個，一對男女，兩件實貨，男的是所謂魚詩人路易士，女的還是鱖魚氣息的蘇某，尤其是後者，劣劣昭彰，最使人聞而惡心的，正是與陳逆公博的一段臭史。

蘇青本姓是馮，起先不過向宇宙風投投稿，因而竟結識了陶逆九德，由陶向各處拜客，拜着了一桶貨，叫周黎庵，太平洋烽火起後，周黎庵正值賦閒無事，而且宇宙風乙刊停版，於是投身於汪逆之門，德也架辦一半月刊，定名「古今」。

蘇某的支章，本來毫無出路，周看她誇德無門，便由周拉進「古今」，猶犬共門，鸚飛出舞，在出版界立定了片曾之一足，這時蘇與他「結婚十年」中的丈夫寧波老公正在反目，想在經濟上謀獨立之方，於是暇問暇遊，一踏落水，與未便之締交，更託朱覓一腳位置。

當時適值陳逆公博任偽「市長」於上海，朱便向陳圓說，偽「市長」陳逆公博一聽有女人，色性大動，即或不置在肚皮下，還在案頭看々也是好的，便一口答應，下令委蘇某充任「統計室委員」，於是蘇青置身「馬」上，上任作「官」，「結婚十年」，跟了出版矣。

如是者，繼續其破歲月，說好不好，說壞不壞，然而官俸微薄，永無發財之望，因之便向陳逆作直接要求，要辦一本雜誌，請陳奉貼，時爲三十二年之秋，陳竟當時立簽支票一十萬元，陳索性吞薄，竟致慷慨似此，聞者大異，於是風言風語，陳陳不休，一說是蘇青勾結陳逆，一說是陳逆剽上蘇青，有一次，蘇某在魏逆公博面前撒謊，不知爲了什麼，竟指指肚皮道：「假使萬一在必要時期，我豈把它的父親姓名，予以宣佈！」

這是一支毒藥冷藥，陳逸公博在「偽國府」內，雖然大家不過作活猴唱戲而已，但這戲唱的是真，講而不是丑劇，假使蘇青真來這麼一手，可怎麼辦，因之據說當時蘇某凡有要求，陳逸公博無不傾囊與之，便是怕她一壯虎東西。

後來蘇某與周逆佛海的太太楊氏，一同「親善」起來，對於財政上，已絕對不再發生問題，這個典型的空波中年婦人，陳逆居然也來上這套一手，可見此人對於女人之不加選擇，但，蘇某雖與陳逆跑開過，而在背後被人牽起頭皮來時，終還得她面紅耳赤，大發其噴波脾氣，周榜側便罵過她，當時的蘇某是「不可輕易犯惹」的人，人人知道他有一段肚皮裏工夫，惹不得，但還有不怕死的人橫一次豎一次的惹她，而罵她的文章裏，十篇有九篇要帶着陳逆，依當時之勢，陳逆簡直可以拾過寫稿人來便殺，但理真理虧，是非曲直，陳逆到底還吃過墨水，因之竟不聲不響，小型報壇巨子秋翁先生，第一個以作皮尖刻的文章，把蘇某與陳公博的事，暗露於報端有很多朋友替他擔憂，怕會如此竟遭到活猴們的青手來，但結果是出乎意料的，陳逆寫了封信給與秋翁先生相認的朋友，託他不必在報上再寫，這一件笑話却已傳遍上海了。

陳逸公博現在既已被逮，蘇某的靠山隨着坍塌，於是不聲不響地，假使文化人附逆者需要登配的話，蘇青的蹣跚行非唯附逆，抑且伴敵，真是罪無可逭的。

無恥之尤 張愛玲願為漢奸妾

當群醜們高唱「和運」時，所謂與有「貴族血液的作家」張愛玲的愛人胡蘭成也曾在政治舞會上活躍一時，但是手段不高明，遭人傾軋，成了失意「政客」，於是改行作「政論家」，居然也大出風頭。

胡蘭成之成名，得力於張愛玲不少，他的「和平理論」是沒人讀的，至於「評中國之命運」那一類文章，更教人看了生氣，他雖然會皮癢，可是他的立場根本錯誤，祇是那一篇「論張愛玲」，好似很有人注意，並不是文章好，實在是障得肉麻。

蘇殊青風吳江這一篇無恥文人對張愛玲「上三十三天後，不知怎樣一來，竟棄清於胡蘭成了，兩人熱戀的程度，非外人何能明悉，胡蘭成已有二親老婆，可是張愛玲却寫信給她說「願為僕君第三

「要！」

胡蘭成與張愛玲談戀愛，他的小老婆盧巽婦大吃其醋，盧巽婦原是一個擄導女，便將張愛玲也當作婊子看待，時時刻刻想捉姦。

有一天，胡蘭成回來告訴盧巽婦，明天要上南京去，大概有好幾天就攔。次日，盧巽婦到北豐公園去散心，忽見上南京去的丈夫正和張愛玲並坐，很親熱地談話，這下子，可被她捉住了，便跑上前去，不問三七二十一，舉手向張愛玲要打耳光，所幸胡蘭成眼快，急忙站起來，一個耳光打中在他的臉上。

這樣的潛海風波，鬧得胡蘭成頭痛，終於和盧巽婦離婚，那時上海各小報，紛紛他要和張愛玲結婚了，結果却毫無動靜。

如今，胡蘭成大概已經被捕了，以後文化界中沒有他的立足地，至於張愛玲，她的文章，是否還有出路，那要留她今後的作人方式了。

電影界 之恥辱 白光的無恥醜史

這來自華北迷爾妖星白光，最初以唔腔和女低音的誘惑歌聲給銀幕一個新刺激，可是在上漆拍了三張影片，突然離開上海而他去，雖然半年之後又舊地重逢地回到上海拍了「戀之火」，而離滬的幾個月中間，白光照給日人的卑鄙醜史。

說這個故事，我們就要把地點先拉回到所謂「東亞共榮圈」的「滿洲」，在東北淪亡十四年間，敵人用文化麻醉手段辦了「滿映」影片公司，一開始有兩個最紅的女星號稱「滿映二李」的季香蘭和李明，季香蘭專門以導演中國少女嫁給日人的故事為大眾所熟知，李明在南方則比較陌生，其實她與白光却有非常密切的關係，白光自北平南來就是由李明帶到的。

關係是這樣的，當李明在北方走紅的時候，在一種「榮耀」之下，嫁給了北平日情報部長叫山嘉的，後來山嘉調任上海海軍報道部長，李明也跟隨南來，同時把對銀幕上有興趣的白光也帶了來。在李明介紹之下，白光認識了山嘉，也進了「華影」作起明星來，那時李明的舊情人吳濛，也正在滬演

舞台舞，二人私下往來，白光羨慕李明寬闊的生活，自己復更「爬高一步」起來，一方面在山嘉處討好，一面把李明與吳漾的事告發，山嘉一怒而和李明絕居，白光已達到了目的，和山嘉同居了。山嘉是個非常腐敗的日本人，整夜的混在舞場中，十足的一個色中惡鬼，並且吸食鴉片，還起了個中國姓名叫「王二爺」，日本的民族性是善於反覆無常的，當與李明同居時，把北平英美盟僑的房「沒收」時，作了手脚把一座洋房送給李明，在遺棄之後又把房屋收回，並且以「揩油散產」為名把李的父親捉進監獄，李明趕去北平營救，又到別的日人處告了一狀，認為山嘉太不成話，於是被調回國嚴加審訊，白光也就被拘，加以軟禁。

這件事似乎弄得很大，在上海北平許多與山嘉有來往的人都被捕過，甚至於為山嘉作西裝的裁縫也被捉受審，李明和吳漾也被山嘉爪牙所妒恨，先後在北平上海被拘，而軟禁在日本的白光，在幾個月後，經「華影」的設法保釋回國，脫離那位「王二爺」，開始度她以後更浪漫更醜惡的生活。

附逆「女」李青萍之穢史

這幾年來，偽方的報紙，雖盡其為敵人作誇大宣傳，可是敵人還覺得他們不夠賣力，每星期要「請」他們派記者出席「報導會」，聽「報道部」長分析時事，解釋戰局，記錄下來，登在報上，使同胞「讀到與事實完全相反的消息，蒙蔽許多見識不清的人」。

舉行「報導會」的有三個機關「海軍報導部」，「陸軍報導部」和「大使館」。每次多由「報導部長」出席囉哩咕噥講上一大套，由一個作過刺頭匠的臺灣漢奸翻譯，頗令人頭痛，其間只有一個「艦隊報導部長」松島慶三，很受一群「和平記者」歡迎，

松島慶三是一個好色之徒，每次開會，講了一陣「正經」，必要談談女人，他覺得上海的女人非常漂亮，有一次，要調他到別處去，他更對記者說：什麼都沒有留戀，祇捨不得上海女人！

他的中國女朋友很多，其中有一個「女書家」李青萍，更和他有一段「穢史」，於是李青萍每次在上海舉行發展，都是由「海軍報導部」主權，更由松島慶三出面招待新聞記者，替她宣傳捧場。

李青萍是一個文物，專和日本文藝，足跡到過哈爾濱，東京，安南，新加坡……，有一次松

是在開「報導會」時，說是時局緊張，將派往太平洋與美軍作戰，他認爲：「這次如果戰死，李麗華女士一定不會忘記我，一定會替我繪一幅畫吧！」後來，松島對於李麗華日久生厭，便將李麗華讓給一個鹽田大尉了。

不要檢 李麗華之附敵

這是一個秘密；本來「春江遺恨」的女主角是指定要某女演員做，而某女演員沒有答應，所以才商請李麗華。據說那爲「華影」作說客的向李麗華講明原意後，滿以爲李麗華能會拒演，因爲他告訴了李麗華說在戲裏面要講「倭語」，並料她一定知難而退。可是出乎意料之外，李麗華竟毫不猶豫地答應了，並且她說：「日文怕什麼？我馬上學起來好了！」

這在「侵略者」聽起來是多麼高興呀；「我馬上學起來好了！」於是她便「騷地斯」「阿堵內」李麗華學日語的時期——她是開心極了，時常和同事裏誇耀她的「聰敏」，並且非常自大。說什麼將來還要到日本去拍一兩部戲——真是野心病狂，一般有諷的演員，都擔心她會變成川島芳子第二。的確，像她這樣沒頭腦的中國人，「侵略者」是頂歡迎的！

可不是李麗華的頭腦太簡單嗎？假使「春江遺恨」她不「情願」拍，那末她完全可以不學那「騷地斯」「阿堵內」，那些「倭語」。因爲「學日文」在電影演員的和同上是沒有這麼一樣的。

再求其次罷，李麗華拍「春江遺恨」了，那末她很可能把那「倭語」講得不倫不類一點，可是她偏偏又斤斤較量這句音準不準？那句音對不對？說一句不好聽的話。看她那種小心翼翼的樣子，非但想到日本去拍戲，簡直她是想去當「座妓」——時候日本人——以此觀之，所以別人拍「春江遺恨」是受壓迫——其實也不因此而原諒——而李麗華的拍「春江遺恨」是自己「心甘情願」。非但如此，她有時還有點「敦典忘祖」。她時常說「日本人」對她「好」——其實她那裏知道這就是「侵略」呢！

李麗華在私生活上，也是影星裏最不檢點的一人，爲衆所共知的一個「不公開」的秘密，那就是李麗華先後與周梅海父子之戀，爲了這事，周梅海父子爭風吃醋，父子幾乎翻臉呢！

李麗華者，誠是電影界一個不要殺的東西。

日本漢人
的洩慾器
李香蘭之醜態

太平洋戰爭發生以後，上海的電影界在敵偽統制之下，鬧得烏烟瘴氣，事實上是侮辱了第八藝術，可是，即使等於一隻菸缸，菸缸裏也有二條蛆算了起來，那是李香蘭與白光。

李香蘭自稱誕生於關外黑山白水之間，上海人都認爲她是日本人，其實誰也不知道，她的血管裏蘊藏着些什麼血液的純會講國語與日本話，俄語也來得，因此可能是雜得厲害的混血兒，身高不滿五尺，鏡絲還好，面部軀廓更不錯，善於化裝，連指甲都是貼上去的，她有一樣「終身遺憾」的事，原來也許血液太混雜了，混身豬狗臭，和她一起拍戲的人，都說：「吃不消，吃不消！」

她在關外時候，是電台的播音明星，論歌的確唱得好，銀鈴般一串女高音，是東方藝壇的瑰寶，這是天才加上訓練的成績，因此他給日本浪人中的鉅子所謂「王道」者賞識，於是同居，這根棒帶把她拖入「滿映」，拍了幾部宣傳日本的「王道」底片子，後來有了地位，又到日本去開歌唱會去了。可是在日本，她的號召力是不平常的，橫承羣寶日金八元照樣客滿，她的座券售五元還祇五六成座。然而，到了我們中國來，由於「華影」當局的大事宣傳，上海人當她是寶貝看待，其第一張片子「萬世流芳」，矛盾地在南市烟煙蓬勃時期問世。論演技，並不足取，就是「賣樹歌」與「戒煙歌」唱得好。

接着，李香蘭在「開心」開了歌唱會，上海人有傾巷往觀之盛，成績美滿，而她在唱片公司所灌的唱片也非常暢銷了。

女人一走紅運，便會被男人包圍，除了「達官貴人」之外，還跟那個陳彬蘇有染，在相互的利益之目的下，在國除飯店留下幾頁醜聞。

陰毒險詐
的女漢奸
關妖與李士群之秘史

關小際，芳名未詳，有人說她是朝鮮人，又有說是「中國人」，那可不必要管，總而言之，她約於

表亭亭玉立，風韻宜人，完全是中國名媛淑女的典範，看不出她是陰毒險詐的母狐。

在八一三戰事爆發以後，李逆士群是軍委會政治部的一個小小情報員，是尉官階級，指定在上海負有調查偵緝的責任。一天忽然奉到命令要澈查自吉林滬至某大旅館關小姐五千元的事，有沒有作用，這也是尋常的一件事，因為吉林是在「偽滿」，滙給一個隻身的小姐這麼些錢，尤其是在那亂時，就不能無疑。

果然查出開味來了。關小姐是說的一口流利的日本語，清脆的北京話更不消說了，面貌是那麽皎艷而柔媚，交際是那麽闊綽而大方，在李面前是瞞不過了。幾句內行話一說出，就打動她的心坎，不能不俯首承認。可是他究竟是年青，血氣方剛，跳不出女人關，她已拿出看家的手腕來玩弄李逆於股掌之上。

她說：「李大哥！你太費心！」你太實在！你倘若泄漏了我沒有什麼大不了的秘密，有什麼用呢？就是捉我去邀功也恐怕沒有什麼大了吧！」「說過了話停了一會，又拿出紙烟來敬李，並且自己吸了一口，笑咪咪的，對着李的耳朵說：「你要是肯保全我呢，這個區區五千塊錢你拿去用。如果你再能幫助我呢，那末，我想將來一定共享富貴，總要比你現在這個烏官好，……也許我的身體就是你的！」說着僕吃一笑，好像是怕羞的樣子，這一番話說得李逆心裏簡直是十五個吊桶七上八下，臉上紅一陣，白一陣，不曉得怎樣是好，好久的回答不出話來。終於迫出一句：「等我回去想想，明天再來答覆，可是你卻不能跑開，我有我責任。」

大夫夫做事，光明磊落，決定不跑開，你放心，等你的好消息！我想，這其實為你的，我是一個女流，有什麼奢望呢？」便又換起稱呼來：「李同志，你趕快決定纔好！我盼望，就是一個肯定的滿意的答覆，關小姐看看說已入港，揣測已有八九分數了，就格外做出妖媚而帶決絕的神情，一下子軟，一下子硬，使得李逆坐臥不安三魂掉去二魂，可以說是在他平生之中，是第一次的非常遭遇，和他的妻子葉氏，在共產黨裏的戀愛還要熱烈，還要有意思。當然興辭而別，用不着再加考慮，一到第二天就滿口答應她了。」

打起報告，便說「是查明關小姐為曾任吉林教育廳長關某之女，銀行所匯五千元，確係供給學校之用，並無他情，理應發還，仰祈鑒核示遵。」費好了章送上去。既然這樣負責，上面沒有話說，自然煙消雲散，了此一重公案。也沒有人提起了。

那知不到幾個月國府遷都重慶，有一部分機關遷在武漢。忽然有一天，真有一個吉林驛長來見李的上司，原來他們都是北方人，素來相識的，寒暄之下，談起上面那件事，闕茫然說是沒有女兒，這纔引起李上司的疑心，舊案重提，再派一個專員密查。恰巧關小姐是活動不定的，而且負有任務，已經在李逆之前到漢，住在明德飯店，行動是極其秘密的，揮金如土，很容易有破綻被人窺出。可是她究竟神通廣大，狡兔有三窟，一夕數遷，終於捉拿不到。

她萬想不到李的田香港到廣州，粵漢鐵路來了，這一鬆却非同小可，告訴他事已敗露，不可久留，趕緊化裝離漢赴港，並指示她的暗號去見土匪原，——到了這步田地，李逆纔真正做了她的同志，她纔有真心實話來告訴他。土匪原一見之下，認為才可以用，就發給了四十萬元，叫他到上海幫忙日軍做情報的外圍工作。

先從組織幹部入手，就把最知己的朋友，如黃敬齋，唐惠氏，宗子強等人，歛血為盟，結拜為十弟兄，誓共生死。漸漸的羽翼豐滿，做的成績愈多，也就愈得其一「主」的信用，看看究竟是寄人籬下，永無出頭之日不是一個正當的辦法。好容易有這麼二個金子招牌「和平運動」出來，因為與馮部素有淵源，就會同幹部一齊加入了七十六號，擔任特工隊副總隊長，多時又升了正隊長，被他及其羽黨所慘害的忠烈不知有多少，登南山之竹，無以罄盡他的罪狀。所以他的功勞是最大，他的官階也昇遷得快，個個的大小漢奸都跟紅耳熱起來，以為「李士羣是真有本領，真有運氣」，那裏道知這全是超等間的神秘間的關小姐之所賜！

李逆的妻子是很有眼光。她看見丈夫的官已經做得很大了，在省長辦公室裏有一個姓關的女秘書坐着成何體統而且雜免還有酸素作用，就有一天趁著李逆赴京的時候，派人把關請得來，很客氣的說：

「士羣之有今日，完全是關小姐所賜，我們全家是應該感謝你的。不過他現在地位太高了，外面的閒話也不少，你假如是愛惜他呢，我勸你還是離開他的好。——我保險他是不會變心的，一定對得起你。你假如是能接受我的話，我想奉贈四十萬元給你做川資，你看怎麼樣？」

關態度自然，毫不猶豫的稱謝携款而去，她是做了一個長時期的工作，可以復命了。李逆返蘇後，追悔不及，業已無法尋其下落。於是舉動日怪，不如意事長八九，一直到了筆直直的躺在床上，時養，也許想到，做漢奸是裏做到底的，假如關小姐在，這條命是決不會送掉的，像這樣的關小姐

與李遂關係之深，爲日寇工作之密，應該怎樣想方法去尋蹤究跡，以快人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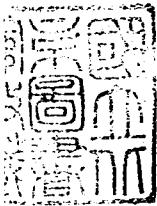
無名之尤「大阿姐」顏炳貞穢人穢事 的女漢奸

在女界中除了花會大王外，這位「臭名」顏炳貞知者甚詳吧！可是在滬東揚樹滄一角和浦東獨泥渡一帶，提起她的外號「大阿姐」，真是那個不知，誰個不曉嗎！在她墮下所收的徒弟也多得如乞丐身上的虱子。

的確，「英傑不懼出身低」，她過去曾在浦東獨泥渡做過低賤的傭婦，也會在虹口日商家做過奶媽，自八一三前整戰在浦濱警署後，她就拋了掃帚不幹雜差，以男女平等」的姿態出來經營活潑，因此的「活得過去活」的冠語講得相當流暢，因此在浦東其昌棧做「亡軍」中謀得綽號的「要一戰」，於是時勢造英「離」，身價一跌百倍，飛黃騰達直入霄雲，混水中撈足「太魚」，手上金鋼鑽就大得嚇壞人。

以後她又「汚混」敵營，和楊清浦「死兵」隊官佐三達（譯名）攪七念三，其中一筆「混」浪連念六搞算盤，也算不清楚，據說顏氏又是個絕頂的「聰明」人，爲了今後自身計，於是在上海東百老匯路一五六號租一處房子，那時，見到汽車，因汽油缺乏，因此「盤機」一動，出資創辦三達三輪車公司，這在今日的女界中，亦是件「首創楚楚」一頭角靜棘」的專吧！而她還穿着「日本服」大拜「日本過房爺」，走，所有的全部日籍職員，都是她的過房爺，其中最聰明的便是前中央捕房交通科科長清水（譯音）更與她形影不離，當然另有一副作用」在內，因他是爲了公司的業務起見，而不得不忍痛「犧牲色相」！

那時，她聲勢煥發，不可一世，可以說是紅得發紫，她的卡片上亦「道地」的中日文對照，在「芳名」之下，印的倭字ヨシコ，使人望而却步，退避三舍，她手下的一批狐羣狗黨也仗着「潛勢」在外耀武揚威，張牙舞爪，欺詐善良，但「好景」不常一響雷，日寇屈服請降，她也「識事務」的棄了「和服」，穿上舊衣裳，沒有跟她的「黑漆飯」三達「同生共死」一同進集中營，如今更如白天中的老鼠般的不再在光天化日之下，在外張頭露面了。



¥ 4.00